LIBRARY
JUL 14 1970
UNIVERSITY OF TORONTO

BJ
1558
C5C43
1719
V.4

貞冊

勿壞人之名利

〔箋註〕爭名奪利。達人豈肯爲哉。然有實之名。應得之利。君子亦所弗讓。而我陰壞焉。是亦敗德之小人也。至若下等之人。要微名希薄利。多因窮困已極。無以爲仰事俯育地。故不得已而爲之。壞之則所坑者大矣。清夜自思。能無懊恨。

何湛汾陽人村中里正欲與一義學建房五間延塾師每歲銀二十兩湛素鄙吝揚言曰彼借以射利耳將所醵分金已自還債贖地我們另行不可墮其術中衆譁然爭遂寢里正詰之曰爾不出錢無碍乃一言喪邦吾恐爾子月下流矣後湛二子月昧一丁俱爲人傭工度日

勿破人之婚姻

箋註婚姻百世緣也聞之便當極口撮合推諉且不可况破之耶然破之有二一在未成之先或議其家世之微賤或訾其人物之鄙陋一在旣成之後或因反目而令其離或爲窮極而使其散所謂傷天害理者莫此爲甚縱無心犯之陰曹中已列大罪案矣可不愼歟

勿破人之

鄭叔通定夏氏女爲婚。後女病啞。人勸別求。叔通曰。某若不娶。此女無所歸矣。未啞定婚。既啞棄之。豈理也哉。卒娶之。鄭登進士。官朝奉大夫。二子皆顯。

福清文紹祖與柴公行議親。既問名。柴女忽中風。紹祖欲更之。其妻大怒曰。我有兒。當使其順天理。悖禮傷義。是爲速禍。即娶柴女歸。風疾亦痊。後生三子。皆爲顯官。

侍郎孫公洪少時與一同舍生遊學相約無得隱家信一日同舍生得家書秘不示曰于公進取似不便孫曰何害某正欲知所避就生出家書內伊父云昨夢至一官府閱登科錄汝與孫洪皆中但洪名下有硃字云某年月日寫某離書除名孫閱書愕然曰事果有之向過某州適見某翁媼相訴求離乞余代寫離書輕應之實無他意不謂受譴乃爾及就試生果中而洪下第孫後訪其人夫婦俱未偶因述前事置酒合之孫後登第

四明葛昞爲諸生時。每赴學舍。過一磚橋廟。必揖。神見夢於廟祝曰。爲我築屏於門。葛狀元過必揖我。起立不安。廟祝如言。方鳩工。神復見夢曰。無庸。葛生代人寫離書。已盡削其科名矣。蓋里人有棄妻者。不能書。浼葛代筆也。葛聞。悔過。力爲完其夫婦。止中鄉榜。官副使。

勿因私讐使人兄弟不和

（箋註）寃家宜解不宜結。雖有私讐。釋之可耳。乃唆彼兄弟。致令不和。傷其手足之情。洩我些小之忿。良心安在哉。故聞兄言弟過。則責其兄。弟言兄過。則責其弟。更於兄前原弟之錯。於弟前釋兄之非。方是仁人之心。天之錫福。斷乎不爽。

勿因私讐

袁先覺順天人與李華作布行生理華之二弟只疑兄有私藏時常吵嚷未幾覺與華算帳搆訟其二弟私問覺曰兄有銀放債是真否覺答曰我們夥計已有譬隙豈肯回護但他原無私藏何曾放債他閒時常念你等無出息甚是憂愁這一點心腸我實服他其二弟感悟敬兄逾昔後覺享年八十子孫繁衍

勿因小利使人父子不睦

【箋註】小利不必計也。爲小利而不平，已大可鄙。乃離間人父子，令其不睦，更當何罪。故於人父子之際，少有猜疑，必勸解之，感動之，化導之，復其天性。如是方爲君子之道，而自慶衍於無疆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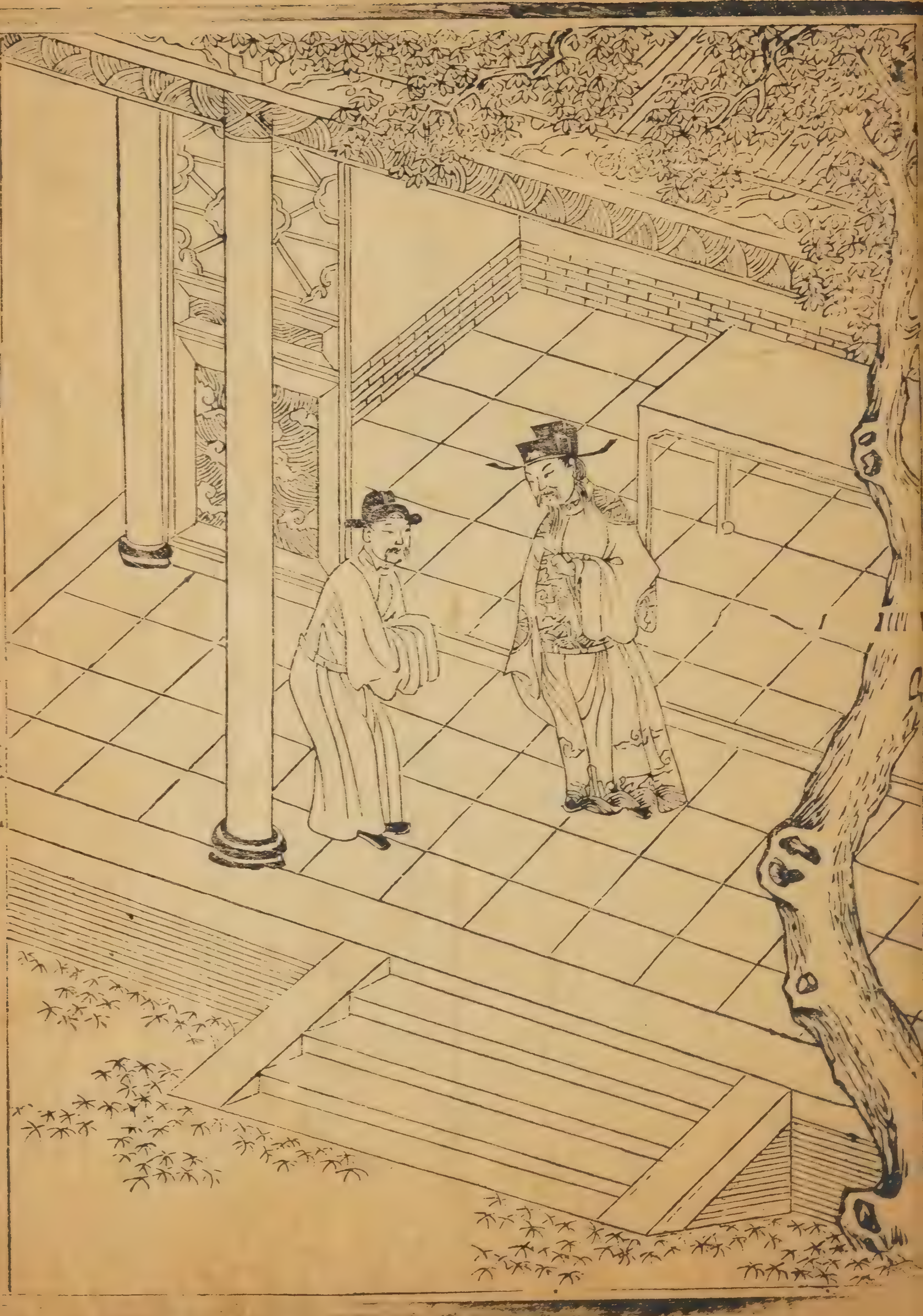
勿因小利

孫炳。凉州人。作令河南。伊父在家甘淡泊。有鄉親田光往署中打抽豐。所送僅足盤費。怏怏而回。伊父見光問曰。吾子不惟忘友。且忘父。年來並未多寄銀兩。我已稍書痛罵。只當沒生此子。光曰。我此番抽豐徒勞無益。然亦不忍怨令郎。緣伊守分作官。手中原無蓄積。但座間提及封翁。未免泣下。伊父遂釋然無怒。隨稍書與子。令其作好官。不必顧家。炳聞之。將女與光聯姻。永篤世好。

勿倚權勢而辱善良

〔箋註〕權勢居何等哉。行一善勝人百千萬善。作一惡勝人百千萬惡。正所謂高源之水。天下之大利大害也。語云。當權若不行方便。如入寶山空手回。趁此時而扶危濟困。倘實不足。反倚勢辱人。噫。至善良人。輿論榮之。神明敬之。而我倚目下之權勢辱之。不惟道路切齒。抑亦天地寒心。況日不常午。一朝失足。而昔日受辱之善良。其子孫又有繼之而發達者。甚至出爾反爾。豈不愧死悔死。吾願有權勢者。速作回頭想也。　古詩云。君不見河陽花。

今如泥土昔如霞。又不見武昌柳。春作青絲秋作箒。人生馬耳射東風。柳色桃花豈能久。秦時東陵千戶侯。華蟲被體腰蒼璆。漢初市邑刀筆吏。折腰如磬頭搶地。蕭相厥初謁邵平。中庭百拜百不應。邵平後來謁蕭相。故侯一拜一惆悵。萬事反覆何所無。二子豈是丈夫。窮通流坎皆偶爾。摶扶未必賢槍榆。華胥別是一天地。醉鄉何曾有生死。儂欲於君歸去來。千仇萬恨付一杯。



勿倚權勢

婁公師德爲相寬厚清慎犯而不較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爲州牧寵榮過盛時人所嫉將何以自免弟曰自今有人唾吾面但拭之而已師德愁曰人唾汝面怒汝也拭則逆其意而甚之怒如有唾當聽其自乾笑而受之

勿倚權勢

明劉善慶湖廣人官都御史每寄書戒其子弟族人曰諸事只要吃虧切勿與人争競大凡有一分權勢即惹一分罪業我不能與鄉黨造福已自慚愧恐令汝等與人較短長耶後告假回籍杜門不預外事親友燕會來約必赴僅率一童子或徒行席間遇年高或輩數長者稱呼必以謙坐次必不僭毫無貴介意有舊相識者其人即至微賤亦拱手作揖話寒溫縷縷人咸悅之後享壽九十餘子孫貴顯

勿恃富豪而欺窮困

【箋註】富豪而可恃乎。恃之者。即量淺福薄。不能消受之小人耳。在皇天之縱以富豪。正託以窮困而令其扶持矣。富甲一族。即宜扶持一族之人。富甲一鄉。即宜扶持一鄉之人。胡爲恃此而忍欺之耶。惟遇此等人。言言遜讓。事事體原。時時周濟。處處提携。方可仰答皇天眷顧之意也。 古詞云。積財勿漫誇。運去如拋風捲沙。吝財勿謂久。蕩子胡花敱。更醜莫驕人。應恤貧。若欺窮困甚欺神。多少富豪幷刻薄。釀成慘禍。聞之愕。

勿恃富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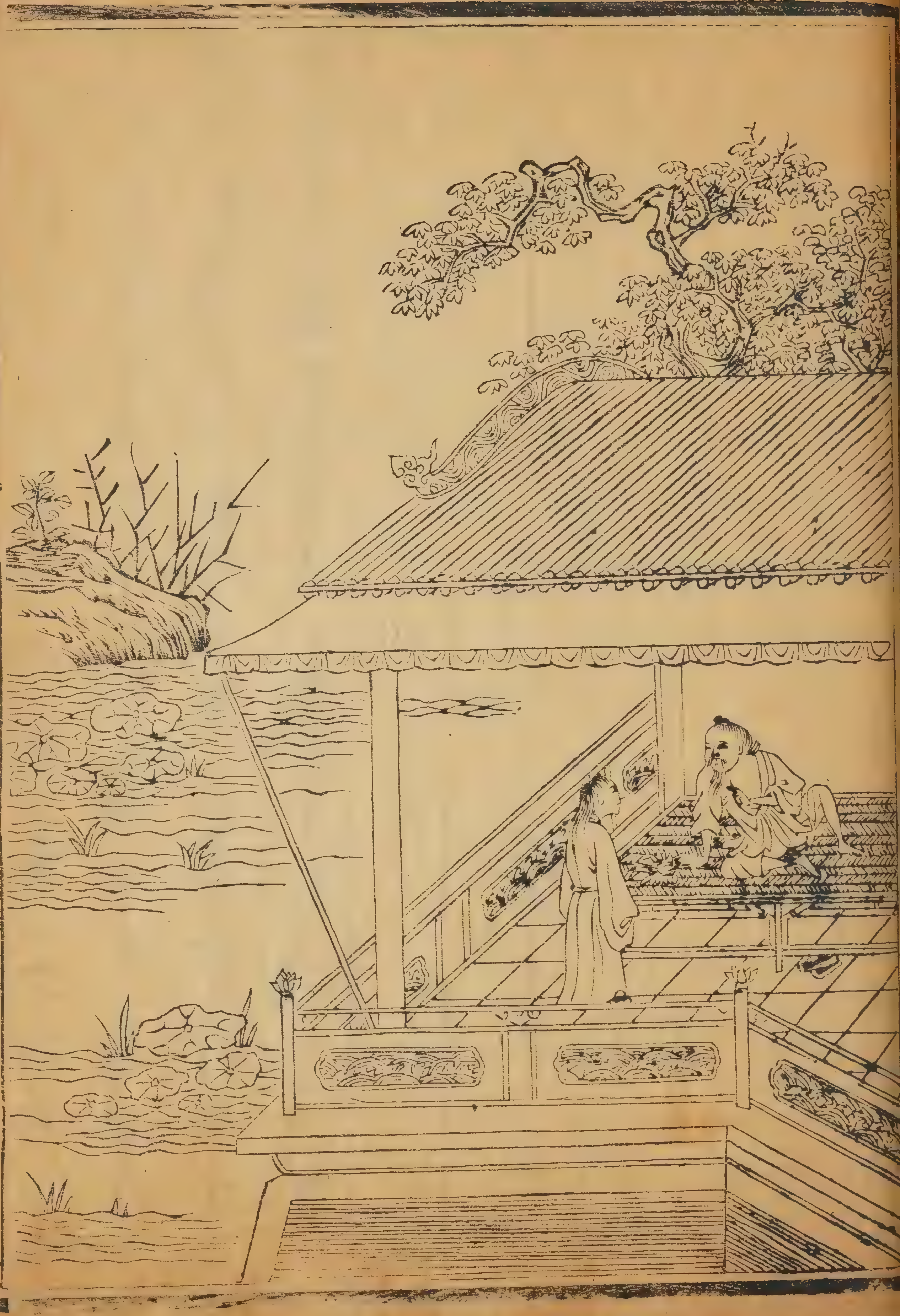
金立誠。泉州府富戶。恂恂守朴。不與人競。年五旬無子。一日晤淨雲大師。師謂之曰。君非作孽之人。但止守財自了。天心所不悅也。孽即伏其間矣。誠悚然請益。師曰。爾親友中窮困人多。不爲幇助。豈能對天。誠拜受之。待窮困人甚謹。凡婚嫁喪殯等事。破格周旋。閱二年。師又見之曰。君今陰騭文現於面。將誕貴兒矣。果一胞生二子。長成。先後登第。

陶爾達享富多年。凡窮困人不與往來。曰彼無益而有損也。即至親骨肉。任其落魄。莫肯瞻顧。而好結交權勢。或室家與彼相類者。一日設筵會酒。有先達謂之曰。座上苦無藍縷客。耳邊喜聽奉承言。恐攖神怒也。未幾爲人命牽扯。家業費盡。三子流落他鄉。

善人則親近之助德行於身心

〔箋註〕善人者即德行純粹之人耳世俗每目之為迂為拙為無用因而疎遠之亦謂其不能為我助也不知分我以財幇我以力所助幾何若親近善人則德日隆行日淑追久之而習與善化身無纖過心無點邪其默助可名哉　袁了凡曰凡人居家几案上須有勸善書或先賢格言一冊俾朝夕翻閱可以収攝身心又教訓子姪輩當在幼時甫垂髫便與講論一切感應則善根於心及其成立必不至肆行無忌而親正人遠匪類猶屬交道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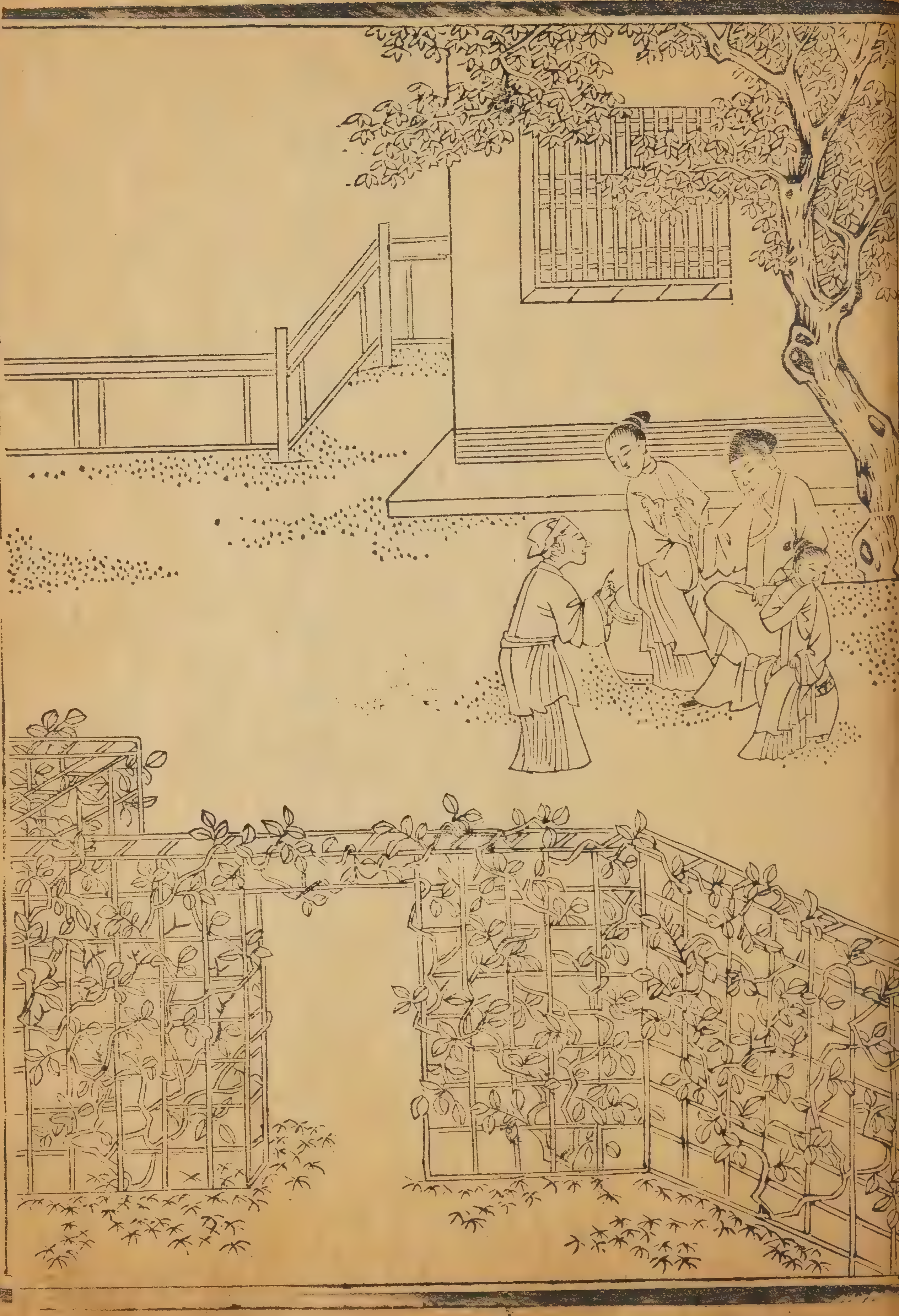
箴銘云。



郭士良。常州人。每遇忠信之儒。廉節之士。便虛心禮之。不勝恭謹。常語其子曰。吾良師益友也。時常接見。便覺行事偶乖。不敢對彼。爾曰後交際。當以我爲法。後其子所親近。亦皆正人。崇儒重道。爲一郡望族。

惡人則遠避之杜災殃於眉睫

〔箋註〕惡人者在野之横逆在朝之權勢在官之城狐社鼠是也惡人往往畏其威入其黨未幾同陷於惡災殃及焉達人見及此敬而遠之望而避之不相爲伍災殃從何而起　孔子曰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又曰見不善如探湯其此之謂歟



魏健登州府廩生同里側監李作舟串通胥吏包攬詞訟人多畏之健有女側監欲求爲子媳健不允其岳父謂李門正旺何與之絕健曰伊嚇詐民財必有奇禍吾不入其黨也未幾側監爲巡撫訪拿處死姻親俱受苦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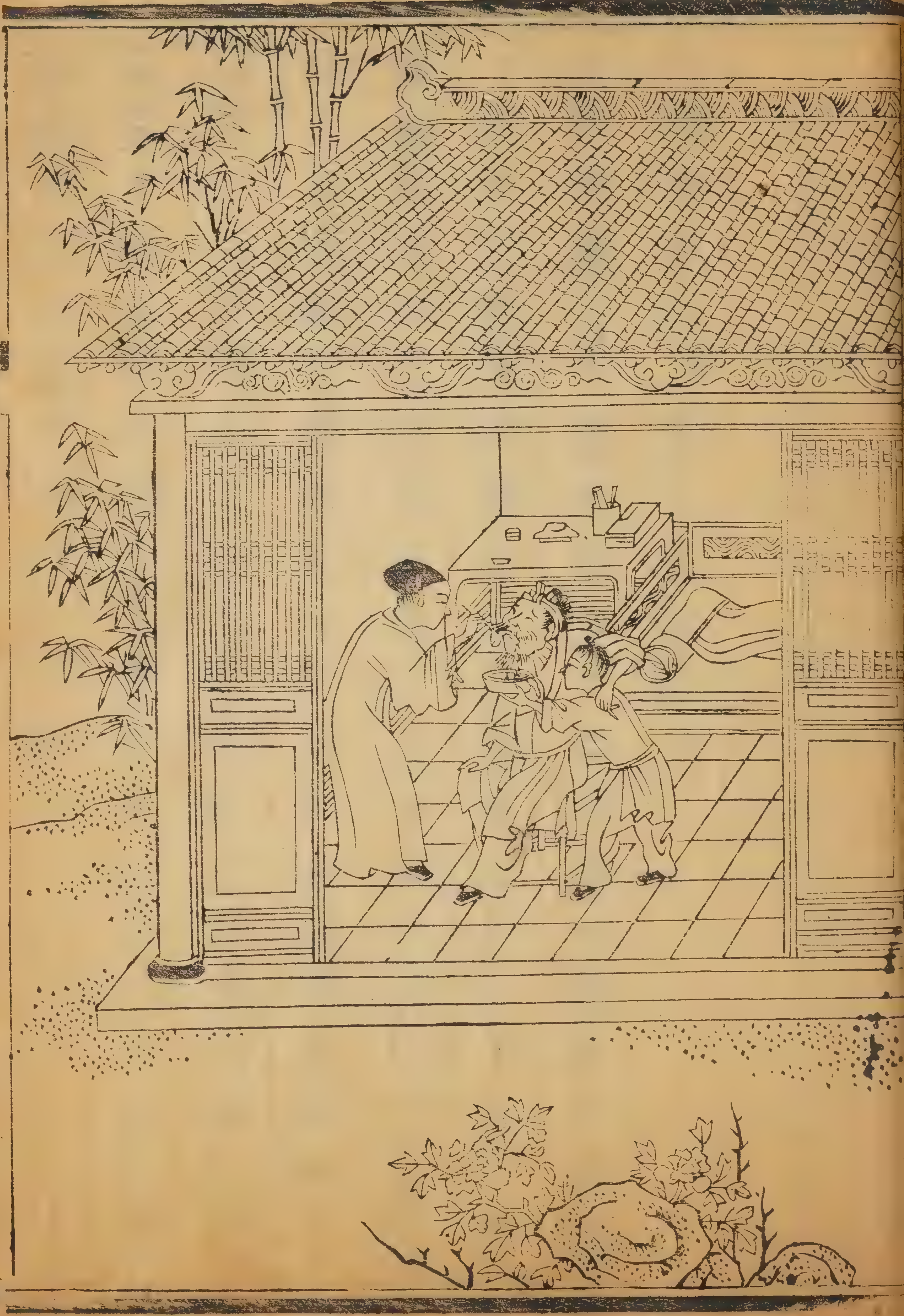
常須隱惡揚善

〔箋註〕善與惡相反也。隱與揚相依也。大凡天性刻薄人。專攻人之短。不表人之長。不知與爲刻薄。不如渾厚。聞惡則隱而不宣。即有人指摘者。曰。彼實無此行。所傳皆誤也。見善則揚而不止。即有人疑忌者。曰。我知之最真。自愧未能也。常須如此。不患不到聖賢地位。

常須隱惡

陳璀字此錫。性謙和。與物無競。對人議論多取人善。尤好奬勵後輩。一言一行。皆讃歎之。謂巳不能。後官至宰相。謚忠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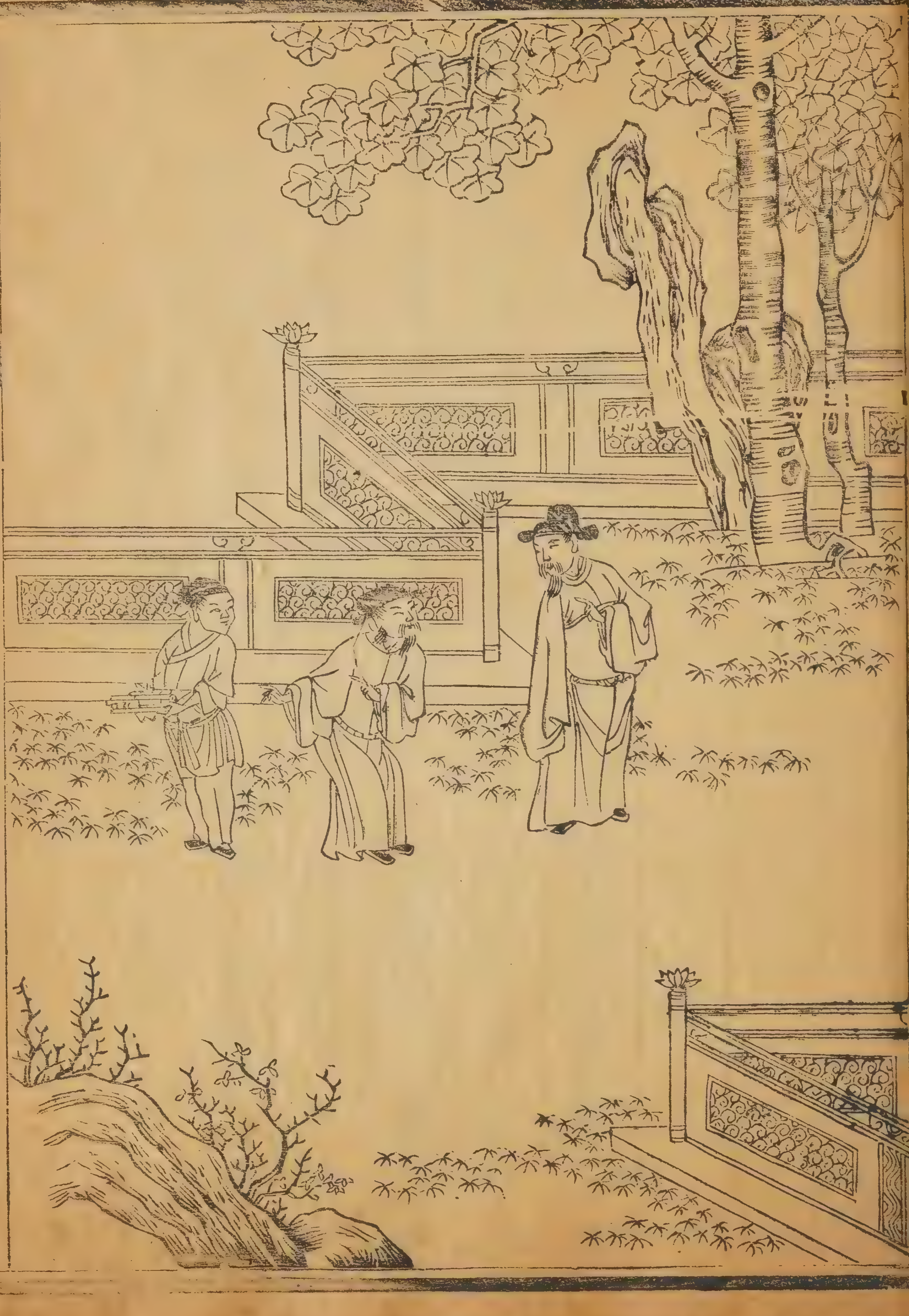
常須隱惡



龜城之民祝期生有口才而習下人有生相不具者譏笑之妍美者亦疵毀之愚昧者輕侮之智慧者亦品評之貧者鄙薄之富者亦訕謗之官僚則播其陰私士友則發其隱曲至有門第才具出已之右無可議論者則曰乃祖微人也乃父鄙人也或曰其母家工商也其妻家駔儈也或曰厥弟不良厥子不肖也凡所知識皆不逃於貶駁之中中年忽病舌黄毎作必刺出血數升竟至舌枯而死

不可口是心非

〔箋註〕心口皆是。君子也。心口皆非。小人也。而人猶得知之。至口是心非。則僞君子矣。人烏得而知之耶。以之事君。必不忠。以之處友。必不信。此等心術。眞乃至奸至邪。神明所深惡者。故戒之以爲不可也。



張錫山東拔貢立心以直有約必踐與人商一事背後不肯改口任勢威利誘堅執如初後爲邑令同寅餽上憲禮約定一樣內中暗添者數人吏勸其加增以博上悅錫曰彼不添者尚多吾不忍賣友耳有弊當除者與同寅見上憲公講衆人退縮獨反復開陳雖怒不改曰吾不忍負初心耳上憲反重其品曰此心口如一人也考績時竟列薦章陞刑部主事子亦登第

剪礙道之荊榛

〔箋註〕荊榛僅微刺耳。有何害而欲剪之耶。然當狹路僻徑。發生得道。保無有牽扯衣襟。致傷手足者乎。從而剪之。則往來無阻。行人默受其利而不知爲誰之力也。

臨川周士元。入山採茶。被荊棘鈎衣。傾跌於地。刺入肉。血流不止。因念同伴。俱欲從此路來。有碍行走。即忍痛挣起。將荊條盡力拔去。根下灼爍有光。視之乃黃金一錠。持歸作本。販賣三年致富。

除當塗之尨石

〔箋註〕尨石之在塗。非若深溝巨澗陷之令人濵於危也。然老幼病瞽。多遭傾跌之虞。風雨夜行。致有磕絆之患。惟隨手除去。雖若小善小勞。而一片方便之心。亞於脩橋補路之行矣。

除當塗之

周德家貧好善。每以力施。凡路上穢滑諸物。有礙行道者。必掃除之。遇五穀在道。必拾置潔處。跛瞽之人。必攙扶之。種種方便。力行不倦。後夢老人折一桂花與之曰。賜一貴子以酬汝勞。果生子弱冠登第。

脩數百年崎嶇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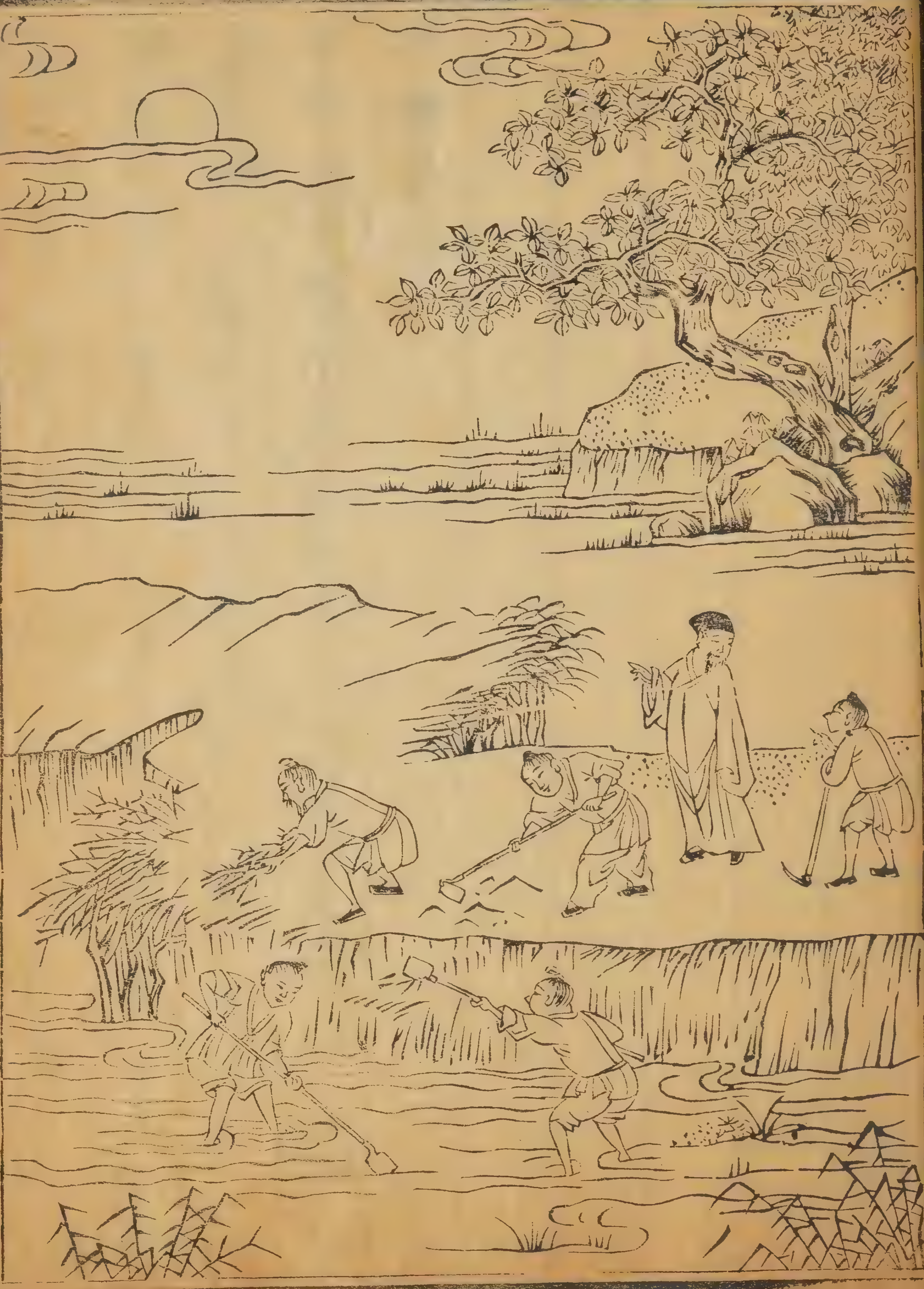
〔箋註〕路之崎嶇有二。一在平地。所謂狹徑危坡者是。一在高山。所謂峻嶺陡崖者是。人啇至此難行。往來過此駪險。爲害可勝言歟。且流傳數百年。相顧莫肯脩。相嘆莫能脩。而我發願捓脩之。擴其狹隘者。削其突兀者。墊其低洼者。令人順行無阻。履險如夷。其亦無窮之利也哉。

脩數百年

賀全。陝西米脂人。緣縣城南山路崎嶇。兩傍澗深無底。人走心駭目眩。時有跌死者。全褁糧日往開除之。半載工竣。行人自此無虞。九月入山討田租。突遇一花豹。哮吼來撲。正膽落間。一老人持杖逐之。跳崖而遁。老人忽不見。回家其母問曰。汝見豹乎。曰。傍午有老者告我曰。汝子今日應死於豹。因修路有功。城隍遣我逐豹去。仍享永年矣。母子隨赴城隍廟拜謝。後壽至八旬。預知死日。與親族談別而逝。

脩數百年





宜興邵靈甫。積穀數千石。歲饑或勸之出糶。曰。是圖利也。或勸之賑粥。曰。是好名也。乃盡發所積。僱傭除道。自縣至湖四十里。復浚橫塘水道八十餘里。邑人爭受役。皆賴全活。而水陸均得利。公壽九十餘。子孫相繼登第。

造千萬人來往之橋

〔箋註〕橋無分於廣狹均以濟人也每見停流蓄水之處人病涉焉架丈木而爲橋則往來胥便矣至於河水湯湯波翻驚旅客之魂湍響墮征人之胆苦無橋而我造之則往來之便更何如所謂千萬人者亦言其衆耳究竟何止千萬人哉朝經暮過人難量德亦難量日久年長橋不朽功亦不朽陰隲下民未有若此之廣且大者也

涑水西涯有孫三者。家貧好善。冬月水淺舟膠往來病涉。每水涸時。即用板七片濟人。二十餘年不懈。因病被攝至冥司。殿上紫袍神檢善簿曰。此人曾作七星橋。當延一紀之壽。後八十外。無疾而逝。

造千萬人

歙縣余永寧以販木爲業。邑中議建石橋。估費四千金。余立意獨任而貲本止四千。又已市木在山。因徃彼急賣舉事。及至彼。木價騰湧。獲利數倍。橋工成。其本如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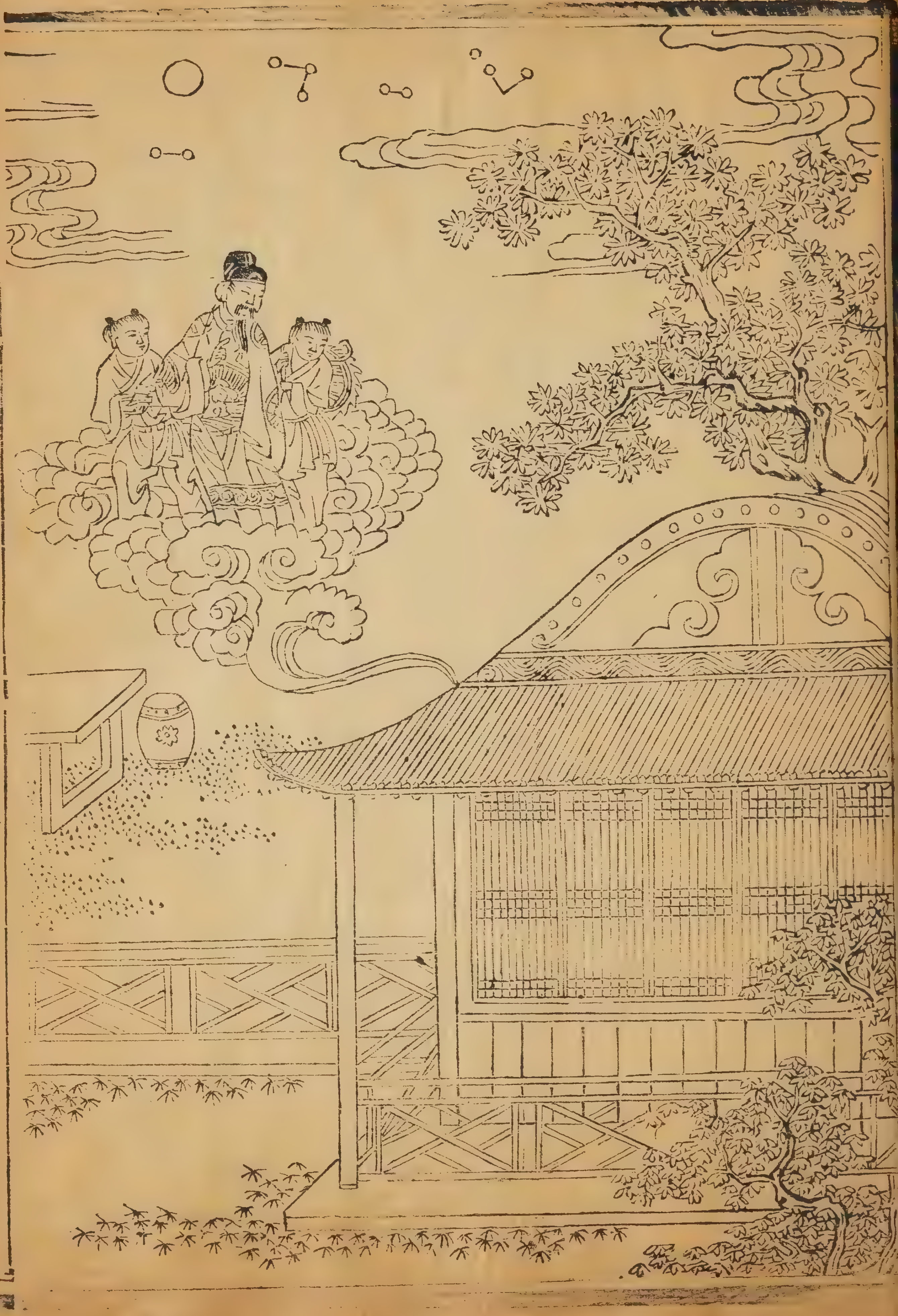
垂訓以格人非

〔箋註〕格非者令其悔悟自然而化之謂耳然世人多矣烏能遍化哉不若垂之爲訓用勸語用戒語編成懇摯之文施千篇施萬篇喚醒愚頑之衆需費有限不過畧費錙銖造福無邊更可遠貽孫子無力行善者惟此舉之爲上乘也　袁了凡曰凡訓人者須要一雙明眼一腔苦心一段巧話何爲明眼看世有順境之人與言輪廻厭聽造業之子與談報應生嗔必閒時提醒冷語點破而後吾訓可入也何爲苦心大概教人以善勿太高當原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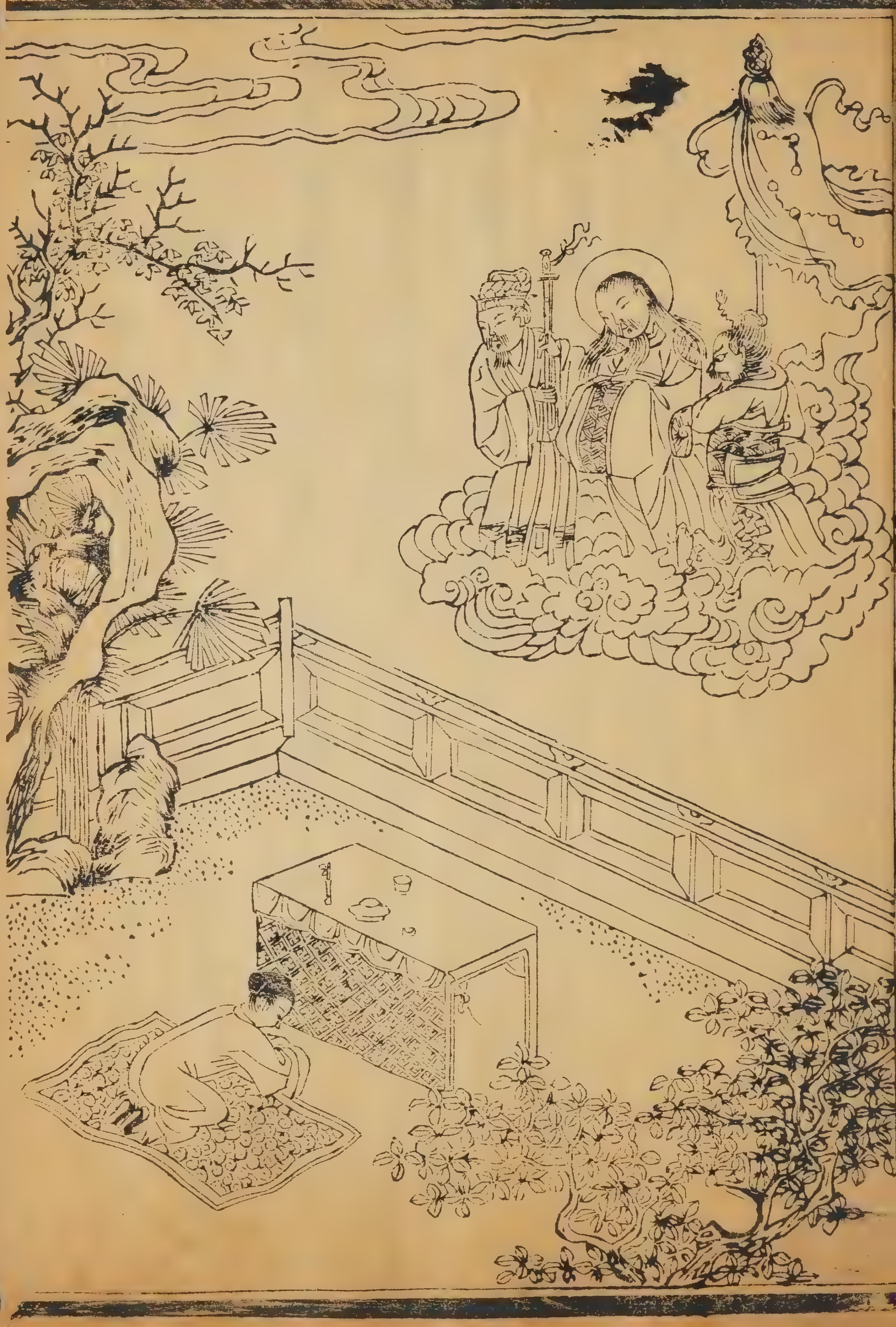
可從攻人之惡。勿太嚴。要思其堪受。必次第引誘。宛轉規戒。而後吾訓有濟也。何爲巧話。假若知其人曾作某好事。譽之則滿而自足。知其人曾作某壞事。毀之則激以自棄。必謂好事極多。爲貴壞事速改無妨。而後吾訓可望其樂循也。然此特就面晤者言之。如欲家喻戶曉。則有著爲文詞刊布之法在。

聖訓以格





宋時程一德粗知字義。孜孜欲人爲善。每遇嘉言善行。輙刋刻施人。使世警悟。一夜夢梓潼帝君語曰。汝有善念。諸刻俱録報天庭矣。後子孫多少年高第。



程嗣昌在容州見膠西鎮人好食生命不肯行善於是夜起拜告星斗曰昌欲將家藏戒殺圖說一本覆刻印行警人改悔今日乃真武真君下降之辰願憑聖力俾獲流通其友人彭景請持歸看誦伊妻華氏大怒扯投穢處移時買魚欲作羹魚忽跳觸華眼流血化蟲遶咂方喧傳間鎮人郭向見一神立其前自言吾是真武察知此地有一大善程嗣昌印施戒殺圖說者不意華氏扯投穢處罪重當死其他不悔者亦當獲罪俟吾再降施行

捐貲以成人美

〔箋註〕美事在人誰不願速成耶但力有未贍不得已而轉望於衆焉而素有善緣之人聞有美舉第一思總包以成之次則任其半以成之再次則勸衆共施以成之並不必居功居名其爲陰德不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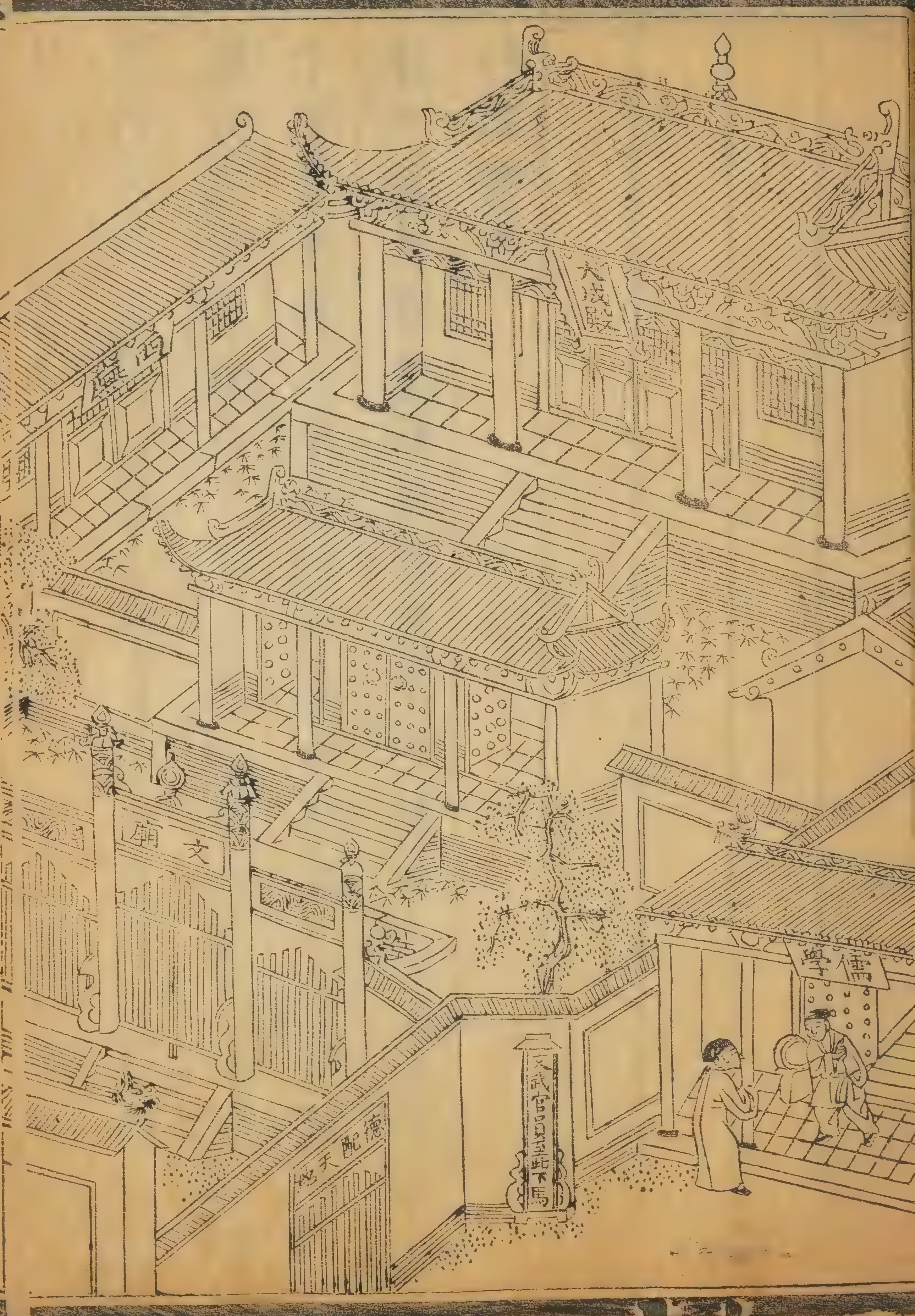
周顛仙勸捐詞

善事該行不該寢半行半寢緣多窘窘到十分望衆擎衆仍坐視心何忍無奈有餘家摸棱不慨允諺云瓶在伊與我沒要緊又云費幾何愚我欲欺隱尤云富如某比我更不肯此種心腸狡亦蠢但

一輸金功不泯。若使懷吝并懷疑。令人發嘆令人哂。況有神明憒不平。禍一降兮無定準

捐貲以成

賈世貴敘州人。年五十無子。妻年四十八。每相對咨嗟。忽有村人投一募化開山井疏。緣山坡最難取水。有井則享利無窮。貴與妻商議。折變簪珥。捐銀五十兩。助成其事。未及百日。妻有孕。次年生一子。嗣續賴以不絕。




捐貲以成

朱孔陽閩中人見文廟倒壞不堪謂學傳曰愚人未習詩書但知敬聖願首捐三百金重新之學傳曰吾閩令處處留心爲人所不肯爲功尤倍况若此其多耶十年後伊孫入庠隨鄉試夢于路揖之曰汝敬聖心誠天賜汝孫貴顯今高擡矣榜發果中亞元由知縣行取御史

捐貲以成
仁里

張守禮。延安府人。家頗豐。但累世莊農。每以無書香爲耻。適郡中有文昌閣折毀。方脩木料磚瓦苦不足。禮目擊難成。捐二百金助之。工竣。次年生一子。年十四入學。二十登鄉薦。

作事須循天理

〔箋註〕天理二字君子信之小人則否然小人所以不信者以孳孳為利天理實不便於己也且惡事太多自覺難於脩省故以為世無天理遮飾於目前也豈知天理彰彰存之則吉逆之則凶乎作事者當時時循此若趙抃每事必以告天司馬光無事不可告人則庶幾矣　古詩云仰首問天天何喜天無私喜喜順理可知背理即違天老天增怒由斯起怒爾既為人如何恁奸宄只顧己身肥不怕人訾毀怒爾既為官如何恁貪鄙只要積金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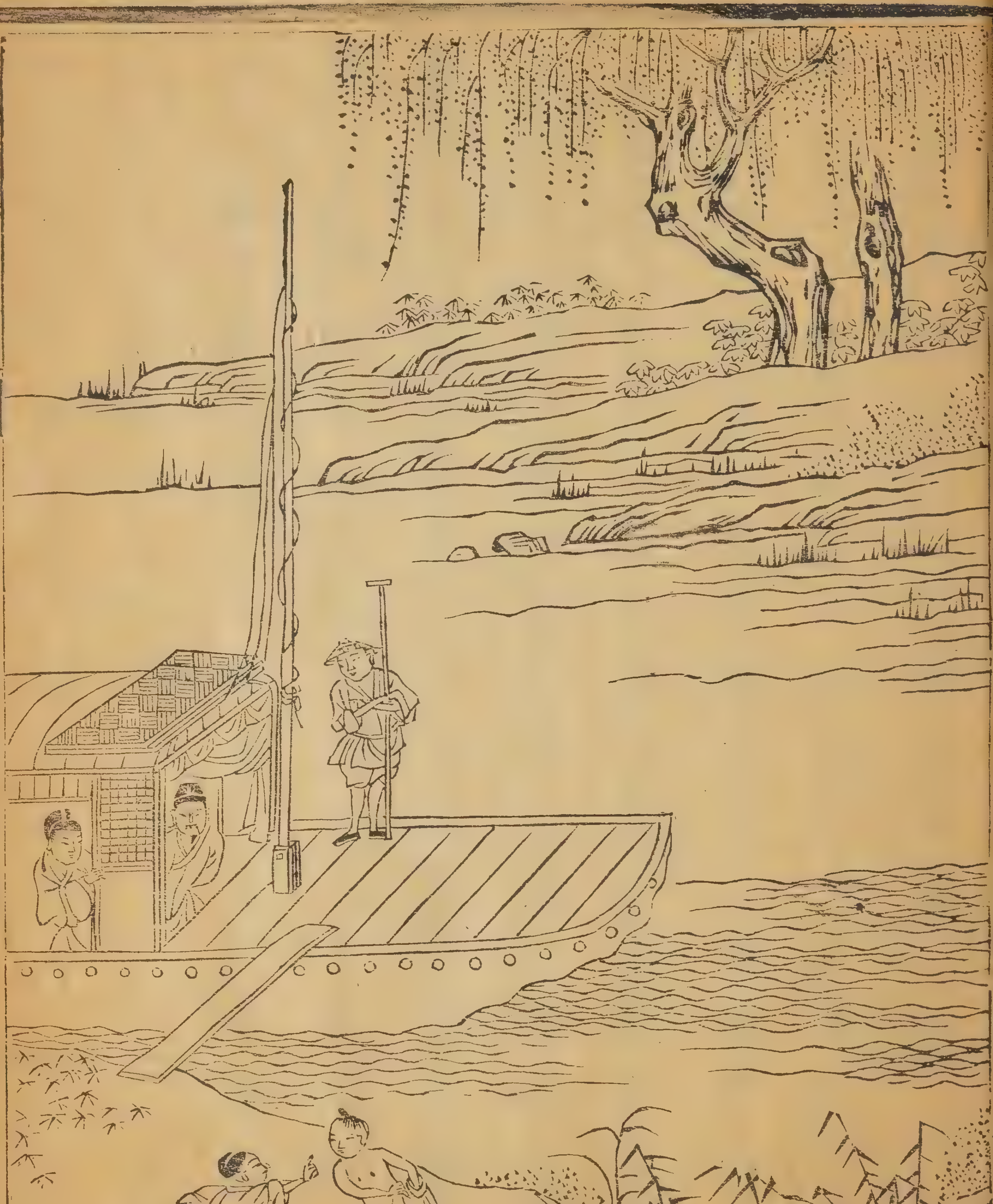
不恤人膏髓。吁嗟乎。若輩無良因無恥。營財至死而後已。死後兒孫固斬。亡魂仍受罪地獄裏。

作事須循

蕭鳴韶。常德府副榜貢。由教習選北直知縣。其房師薦一幕賓楊懷忠。韶曰。作官不循天理。雖一時榮顯。實入羅刹鬼國矣。刑名煩刻。刻留意。忠曰。聽訟清慎。是存天理第一關頭。但恐到其間。利誘勢迫。君不能自主。陰譴並及於幕耳。韶曰。但兄看透。我寧捨功名。斷不肯遷就。忠深然之。及莅任。凡行事依天理二字。竟至落職。乞貸回籍。忠亦無人請作幕。後十年。韶長子中解元。忠子亦中式。會試時。忠送子至都門。相遇發嘆曰。天理二字。尊公守之吃虧。我贊助之無顏。不意後人俱登科第也。

作事須循





陳良謀登第後正德巳卯與同輩北上至王家渡舟人與土人相毆呼至乃余家僮焉薄責之諭土人去坐中同年某者新淦人嚇然怒罵曰咄爾何人敢上我官舟行刦反誣我舟人毆耶令人縛而撻之令上誣狀其人哀叩移時乃叱去諸在坐者咸嘖嘖稱其才而某亦揚揚自矜語余曰兄何迂哉今之爲官者智畧耳人心天理四字提不起矣余撫然不荅後其人除紹興推官煆煉羅織含寃無數敗官疽發背洞胸而死無子其身後事問其鄉士大夫咸顰蹙不忍言也吁人心天理四字詎可置哉

出言要順人心

〔箋註〕人心謂衆人公心耳。好善而惡惡。喜正而怒邪。如違之不順。是謂拂人之性。災必逮夫身。故出言之際。必審人心之所向而順焉。勿徇喜怒之私。勿聽愛憎之口。勿任偏執之見。勿放虛僞之詞。所謂直道而行者。即其人也。凜之終身。則事事可以對上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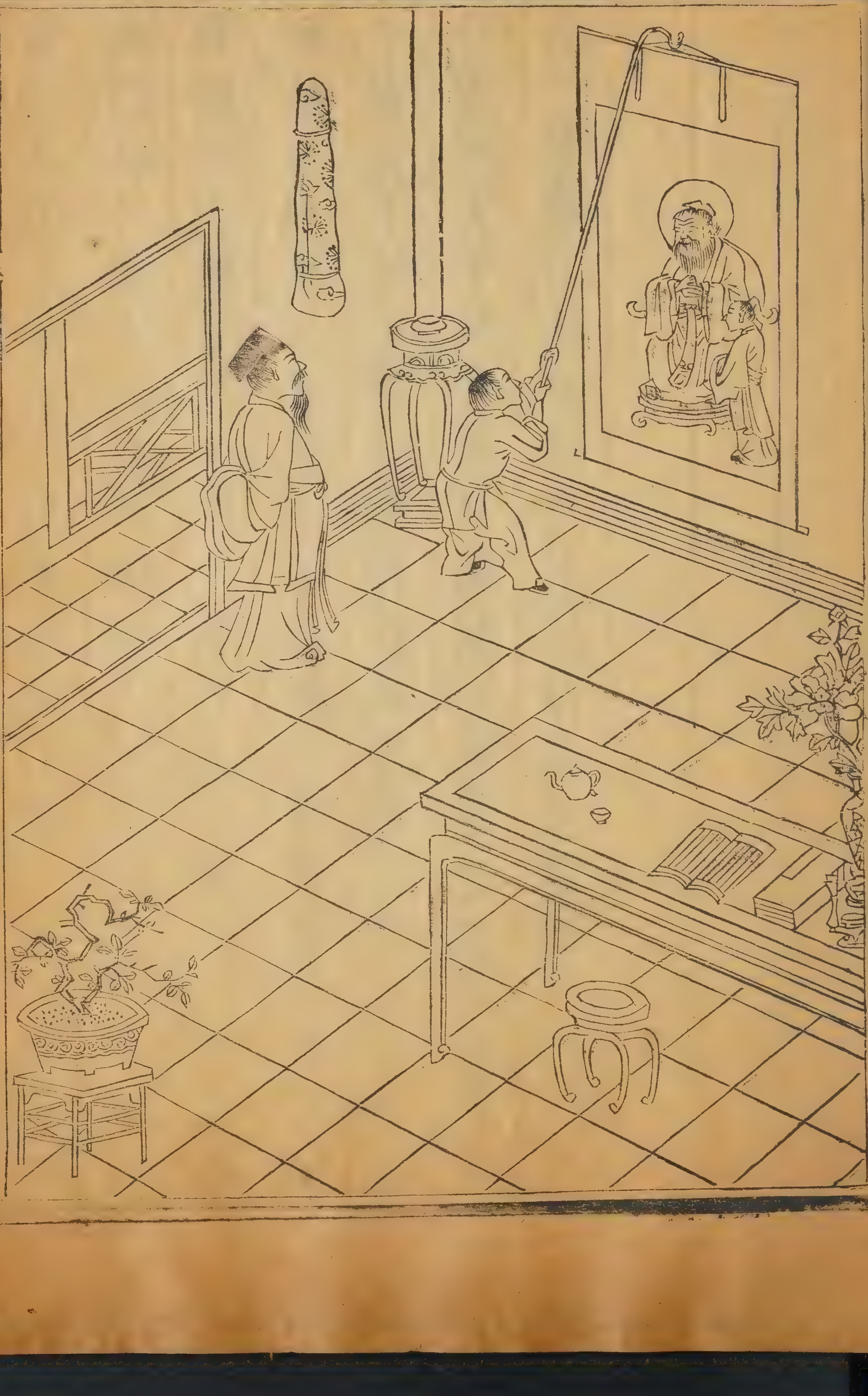
出信援頻

明張玉崑河南貢士累任至廣東郡守與屬員接談必戒之曰天鑒可畏凡事勿私喜私怒致拂乎人心也每逢舉劾之年屬員中有迂直忤其意者多被薦揚有乖巧悅其意者多遭貶逐曰道路有口吾惟合乎人心之公論耳若偏徇己意則官箴壞而一路哭矣天豈容我耶後公官至亞卿二子貴顯

見先哲於羹墻

〔箋註〕先哲士人之典型也。其品端。其行淑。聞風者鮮不頑廉而儒立焉。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若人之謂歟。惟覽顧見之恍切羹墻之慕。則亦趨亦步。是亦先哲之徒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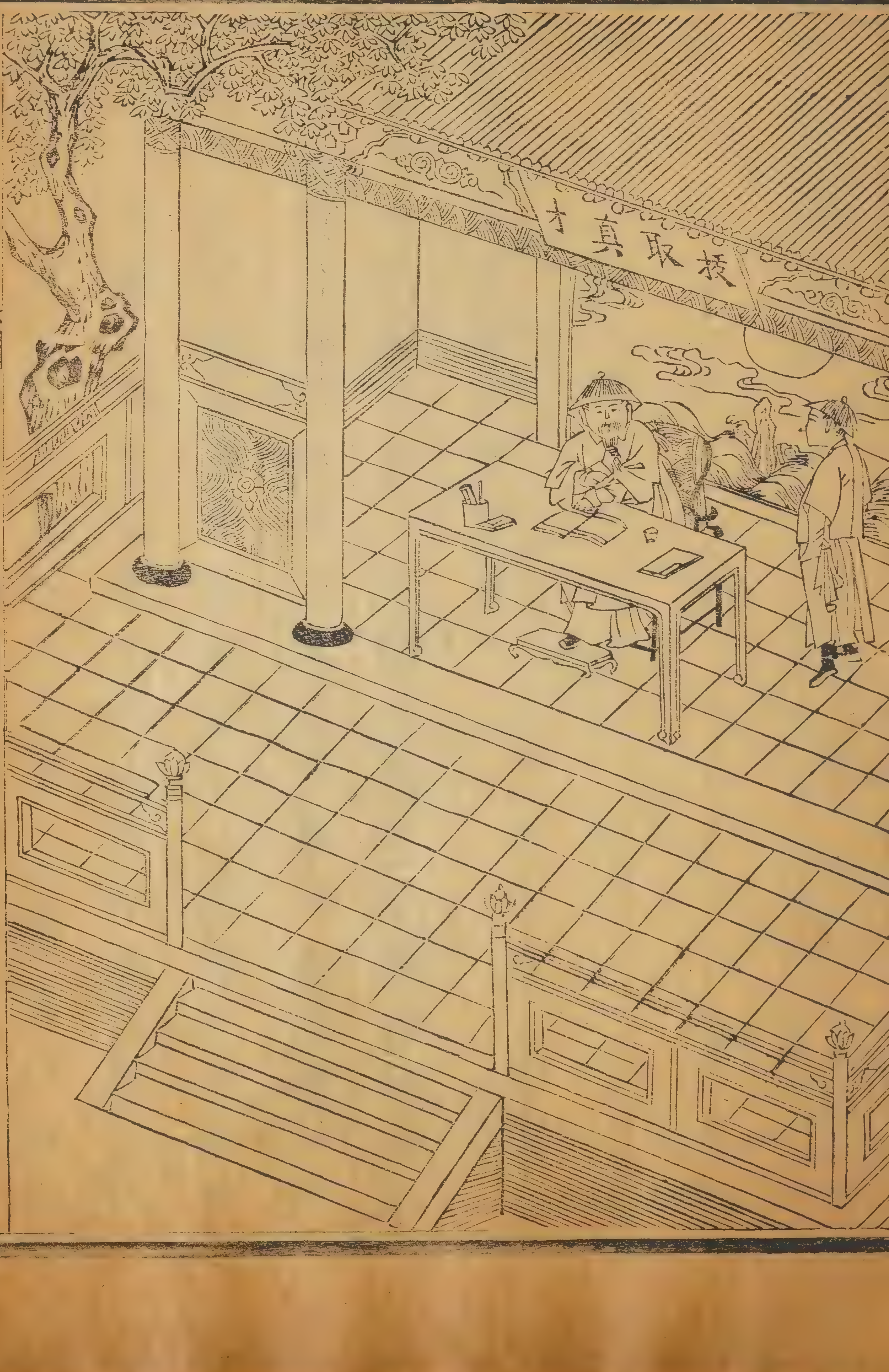
見先哲於



張公九成。字子韶。八歲能默誦六經。十四遊郡庠。常閉閣終日。隣舍生從穴隙窺之。則儼然歛膝危坐。若對神明。然後舉進士第一。爲名臣大儒。嘗曰。余謫嶺南。居無與遊。自憂過之不聞。學之不進也。乃於書室中。置夫子顏子像。適有晉淵明及近代諸鉅公畫像。乃環列夫子左右。晨夕瞻敬。心志肅然。其受益良多。有一毫愧心。其見諸人也。如市朝之撻矣。

愼獨知於衾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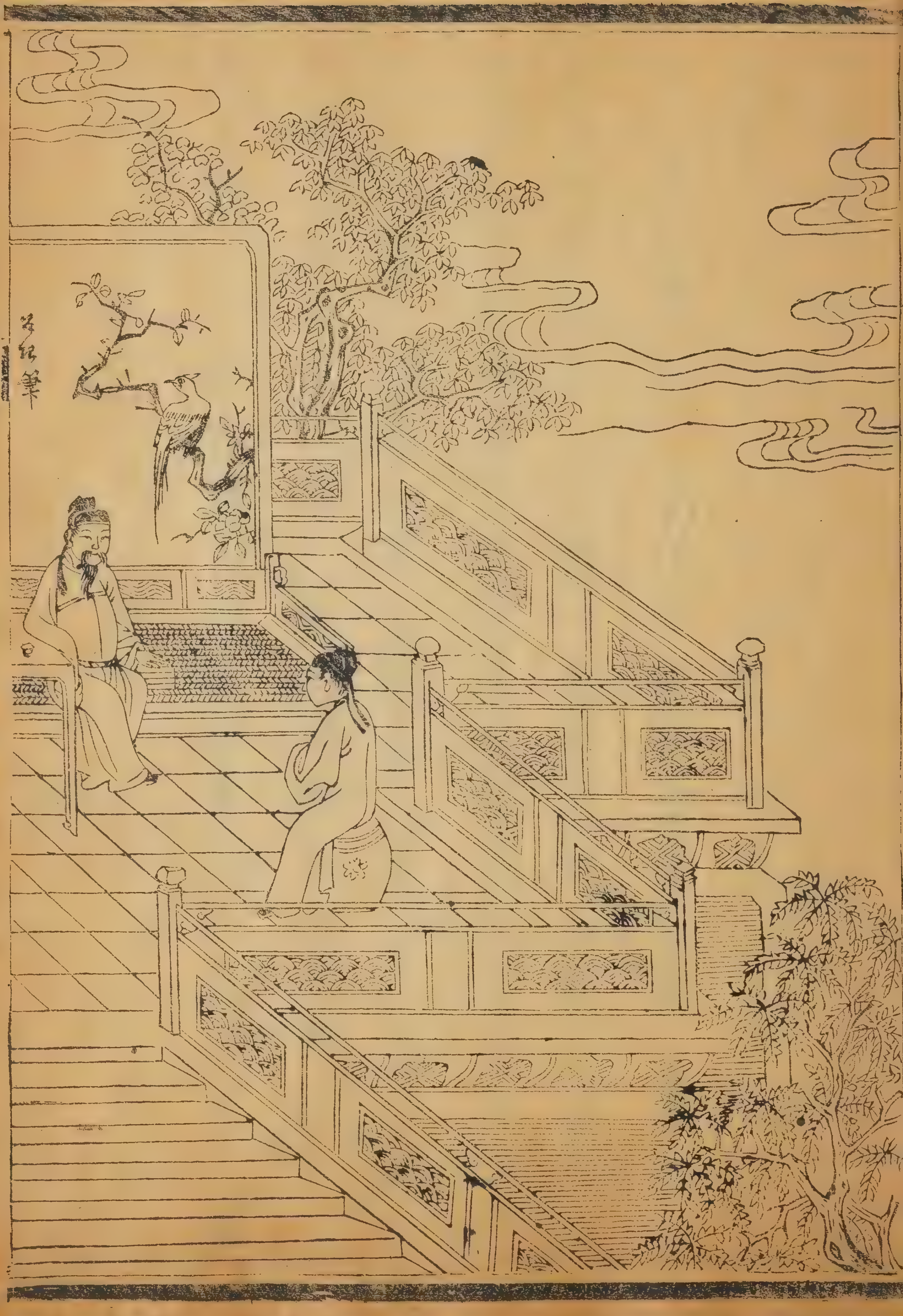
〔箋註〕獨知者何謂已自知而人所不及知之地也。鬼神伺察正在此際。必愼之又愼。即衾影間亦不可忽焉。如曰罔知。是自欺以欺天耳。昔蔡元定遺貶。貽書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至懈弛。可謂千古之格言矣。


拔取真才

國朝馮公標金壇人。爲諸生時。日以聖賢自勵。雖屋漏亦不敢欺。成進士。累任陞廣東提學道。有賀之者。公悚然答曰。此豈羨官哉。考覈不公。恐屈人才而攖天怒也。赴任後。杜絕私門。振興文教。任滿兩袖清風。生子六人。漢煒登進士。雲爍初選邑令。餘皆列仕版。流慶涓涓。方來而未艾也。

慎獨知於

楊公震。性廉介。爲郡守。人莫敢干以私。暮夜間。有餽以兼金者。震却之。其人曰。暮夜無有知者。受之何妨。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終辭不受。學者稱爲關西夫子。



明高秀李芳俱江南監生。兩人莫逆。鄉試年。秀通關節。約芳共爲之。芳問其父。父曰。得失有命。此事欺人欺天。切不可爲。遂辭不就。芳姑夫現作翰林。聞其事。謂芳曰。吾久在仕途。見買關節者。爲造物所嗔。暗中折損。難以悉數。尊公辭之極是。且存此勿欺心腸。爾遲早必中。逮榜發。高生捷音至。甚得意。未半年子殤。又半年妻死。越二年。選一壞缺。莅任未久。革職問罪矣。芳兩科後。竟中經魁。由推官陞主政。其姑夫見而嘆曰。此皆尊公不欺人欺天之報也。若高生賄中。今功名安在哉。

諸惡莫作

〔箋註〕惡非小過比也，寧可作耶。然有陽惡，有陰惡。其在陽惡，性剛而躁，口直而厲，却是無毒為害，猶淺。若在陰惡，口蜜腹劍，笑裏藏刀，一味奸險為害更深。所謂諸惡者，兩種足以該之。時時脩省，一概莫作。其亦可以告無罪於天地矣。

全鴛文豫柱 卷四

諸惡莫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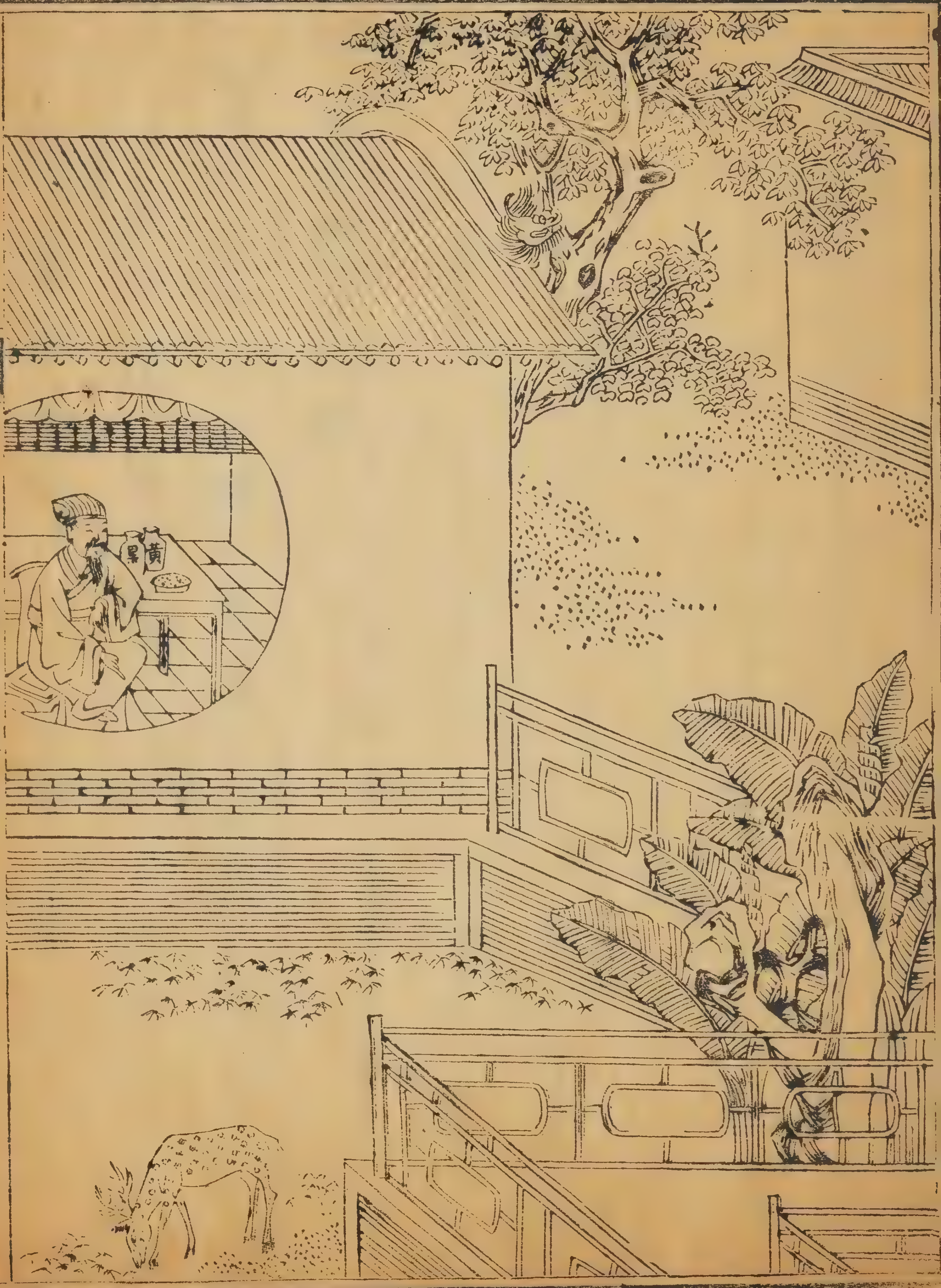
國朝康熙五年。永年縣舉人李司鑑。首勒死妻王氏。又打死妻李氏。次毒死妻張氏。自認抵償。監候。一日聽讞過市中。忽奪屠刀。自詣城隍廟戲樓上。口稱城隍罪罰你不該聽信鄉黨是非。令割去耳朶。即自割其兩耳。擲於樓下。又責罰你不該詐人錢財。令割去指。即去其左手兩指。擲於樓下。又責罰你不該姦人婦女。令割去腎囊。即割腎囊。擲於樓下。隨昏迷。家人擡回即死。事見邸報。

衆善奉行

〔箋註〕善有驚天動地。傳古超今者。亦有微功寸美。存心發念者。統而言之。皆善耳。故曰衆焉。所謂奉行者。言其漸也。言其專也。何言乎漸。爲善如爲山。積善如積貨。初終勿倦。巨細勿捐也。何言乎專。有善或無利。寧行其善。不顧其利。有善或受害。只行其善。不避其害。窮且益堅。死而無悔也。奉善若是。天命自我造矣。尚何定數之足拘哉。

衆善奉行

趙清獻公抃每夜焚香若有所秘祝者人問之公曰吾自少來日有所爲夜必焚香告天上帝蒼蒼冥冥吾安能必達但以深自防檢庶幾知所畏懼不敢出之口者不至見之行也公爲執政以壽終子孫有繼登揆席者


墨
黃

徐文靖公溥嘗學古人以二缾貯黃黑豆。每舉一善念。道一善言。行一善事。投一黃豆。不善者以黑豆投之。其始黑多黃少。繼則黃黑相半。久之黃者乃多。生平如是。雖貴不輟。

永無惡曜加臨

〔箋註〕惡曜。災星也。加。於身臨。於門。爲禍最烈。令人幾無再生之望。然不作惡之人。從不輕至。焉以其無釁可乘。斷不敢擅違天意。世人不知此。不強爲善。每用方士祈禳之。吾未見其有濟也。

孫永江西人善風鑑仍占大六壬課邑中有御史田公在籍間住宅左別業高樓五間狐精無數百般為祟人莫敢停宿御史公屢躬祝禱不肯離一日延永占六壬課天晚寢其下令家人夜探之但聽樓上狐私語曰卩德相士神明所悅者今在此不可犯御史次日不言其故令永移眷寓廟房內又聽樓上狐相戒曰卩德相士長住此我輩宜遠避兩兩三三散去御史因請永問有何卩德永尋思移時曰吾習此術見人貌應窮夭者勸其積善格天運値惡敗者勸其散財造福多有從予復來再相三十年如一日毋亦

即此耶。御史慓然曰。公小術留心勸人。能驅邪逭若輩。固敬德。不敬爵也。吾滋愧矣。遂代求二子納監。俱出仕爲官。求享年七十八而卒。

常有吉神擁護

〔箋註〕吉神即福神耳。凡爲善人。則暗中擁護。任憑水火盜賊疾病訟獄等事。都一一消滅無迹。甚至逢凶反化爲吉。遇難轉變爲祥。又破格之擁護也。不知者以爲吾命原好。吾運原通。而不歸之爲善。則惑之甚者也。

遞輔陪神

寫

儀真縣金翁開典舖。嘉靖初年。江寇橫發。刼掠富家殆盡。獨金翁舖無恙。有司頗疑其與盜通。及寇被獲。詰其何故不刼金翁。寇云。幾次往刼。見屋上金甲神無數。畏不敢犯。官猶未信也。呼地隣詢之。皆曰。金某實係積德。各典出輕入重。彼出入公平。估物甚寛。限期更遠。且訪知親隣之老而貧者。破例免息。又冬則免寒衣之息。夏則免暑衣之息。歲以為常。想天佑善人。故命神擁護耳。令大嘉獎。爲匾旌其門。

近報則在自已

〔箋註〕近報。就現在言也。有報在數月內者。有報在數年外者。或善在此事。而即檢與此事相類以轉報者。或另尋他事出人意外以來報者。總之應在已身不俟久遠耳。更有旦之所爲報於暮。暮之所爲報於旦。所謂一念格天。一誠感帝。又報之如影隨形者。誰謂天道難知也哉。

繪圖夜錄 卷四

近報則在

于振海。福州府人。騙人財爲生。負欠不可枚舉。祀皂日。其母勸曰。少人錢。應還他。不然來生變畜矣。海疾視母曰。再世塡還都是謊。陰間報應總然無。母不復言。次早海跑至街心。作背綁狀曰。吾司命神也。振海騙人財。昨夕疾視母。說再世塡還都是謊。該打其嘴。郎自手掌面。兩頰腫破。又曰。且說陰間報應總然無。該猝其舌。郎自手抓舌血肉摔地上。街人駭悚。其母執香叩懇。又含糊曰。汝子騙財罪業。自有閻君勘問。吾姑爲現報。以示衆耳。須臾海死。里人鄭來作皂君現報記。

近報則在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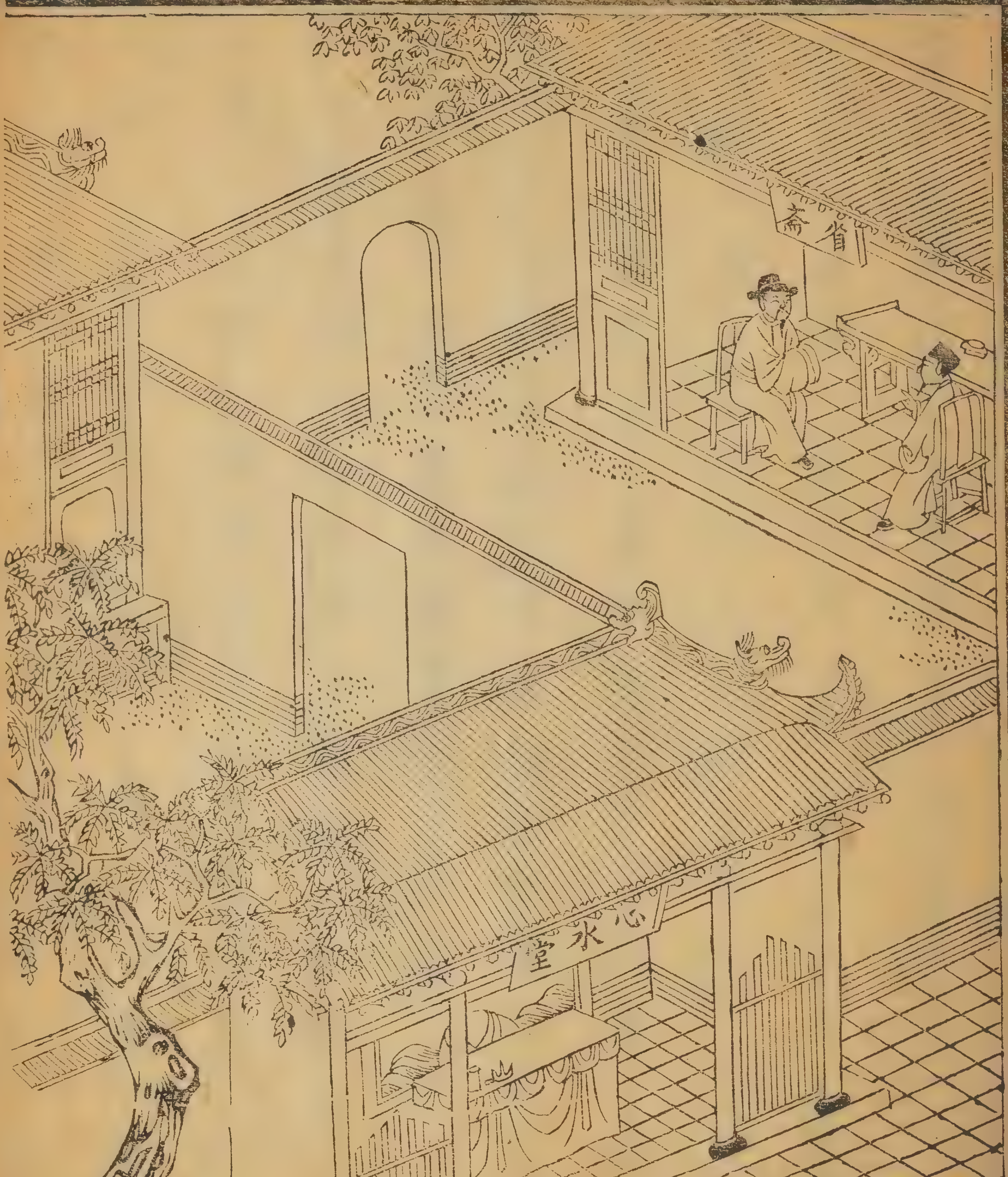
楊猷陝西人。兩任郡守。居心慈恕。聽訟公明。口中講行陰隲。到處皆以好官目之。但令人不可解者。獨於銀錢上瑣瑣留神。不肯看破。若以此爲無過者然。除夕夢神責之曰。屬員之物力。俱小民之脂膏。地方之出息。俱百姓之瘡痍。汝不於此留餘。造下大罪。他善何能贖耶。猷醒後泣告其子。其子曰。夢境不足信。猷然之。越一年暴卒。將入殮。屍忽起曰。閻君查我爲官。諸樣都好。獨於銀錢處太緊。雖小善頗多。折準不來。罰我兩世爲娼。今去投胎矣。爾言夢境不足信。忍令父陷於罪。并奪爾壽。其子半載後。果暴卒。

違報則在兒孫

〔箋註〕爲善報遲。人疑以爲無報矣。不知天注意是人。欲覘其善念之純熟。善量之圓滿也。故有身未享報。而福備與其兒孫者。有身已享報。而福延及其兒孫者。古人謂善大多報遲。報遲必息倍。此其所以爲天也。又謂在人視二三世爲違。在天視之直旦暮閒耳。夫何違之有。　座右編云。人每臨終時。憂子孫異日貧苦。不思子孫貧苦。從何而來。乃從祖宗積惡中來。平日專事苛刻。討便宜。損人利已之事。無所不爲。是日日殺子孫也。平時殺子孫。

至臨終則憂子孫。自我殺之。復自我憂之。不惑之甚哉。

遠報則在



明唐賡堯。寧波府人。一先達薦入東昌府幕中。謂堯曰。作幕多無後。程君宜爲子孫計。從來官與幕。功罪均任之。凡動口動筆間。存陰騭要緊。堯曰諾。後東家下車。堯先勸之曰。訟經判斷。要公明。案逢命盜。尤詳慎。守此二語。庶幾民無冤抑。又時勸之曰。邑令與民最親。宜寬彼使恤民。不可廹彼使奉巳。如其肯。令令自綢民財。既爲公零取。罪應向公總歸。一朝老天清算。禍降無巳。勿剥削屬員。爲東家謝曰。君皆苦口良言。當旦暮警余。莫令我賓主殃及後人也。後東家官至侍郎。子孫皆貴。堯子孫。亦相繼登第。

遠報則在

馬健。四川貢生。作縣令。甫回籍。一孫生疽死。一孫染疫死。清明時。兩孫陰魂附伊堂叔而言曰。我兄弟原不該夭。因祖有罪。故促我輩壽耳。其祖曰。我作令凡事檢點。罪從何來。兩孫曰。祖無過當處。但不恤民艱。不崇文教。不訪革蠹役。不懲創豪強。不禁宰耕牛。罪即伏數事中。難逃陰譴矣。其祖曰。何不竟追我命。兩孫曰。特留陽間受苦。使祖看孫亡。痛如剜心刺骨。淚日流而未有已也。語畢。伊堂叔旋醒。健泣告諸親曰。有司官不可作。我自謂謹飭。誰知尚受此罰。若無忌肆行者。不知膺何惡報矣。遂削髮為僧。

遠報則在

李貞濟南庠生家貧嗜讀借舌耕度日每考皆優等數奇年逾五十不中其妻以讀書無效令子改儒貿易一先達謂之曰苦心人天不負郎一技一能曾費心力習精將來定有遇合矧學問過人乎且君教書盡心從不悞人子弟此間有隱德焉但感應之理彼蒼多合三世論之不專在本身令郎還當繼業貞從其言仍訓子業儒後子年弱冠登第

齊旺金華府人年五旬無子有茅山道人善相謂之曰汝惡氣隱於天庭必有虧心處旺曰少年常淫人妻女道人愕然曰犯此宜斬兒孫矣但淫惡最難懺悔非有大善不能回天汝今只管積善不妨頻來相旺謝之始而依人爲善見人舉行善事樂輸無吝閱一年道人相之曰未也因而倡衆爲善凡遇難行善事首捐過半閱一年道人相之曰未也又復獨力爲善量已可以作來善事總任不肯讓人家貲已罄矣閱一年道人相之曰異哉陰隲紋已現何憂無嗣未幾生一子旺享壽古稀猶及抱孫矣

百福駢臻

〔箋註〕無福人福薄人儘多若百福寧敢望哉然在積善之家福享不盡人以爲天之獨厚若人而不知若人之足以格天也即其人平平無奇必其祖父積德足爲天心之所悅也駢臻者言其備亦言其速云

百福駢臻

唐朝郭公子儀出將入相忠貫日月以身任天下之安危者三十年完名全節壽八十而終七子八婿皆為朝廷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辨但點頷焉古之享全福者此一人而已

千祥雲集

〔箋註〕祥吉徵也。至於千集。鮮不以爲誕。不知人能積善。則隨步皆順境。隨時皆瑞兆。嘉祥之來。如翠雲之重重。陰霧之漠漠。停而不移。聚而不散。輿言至此。信乎爲善之最樂矣。

千祥雲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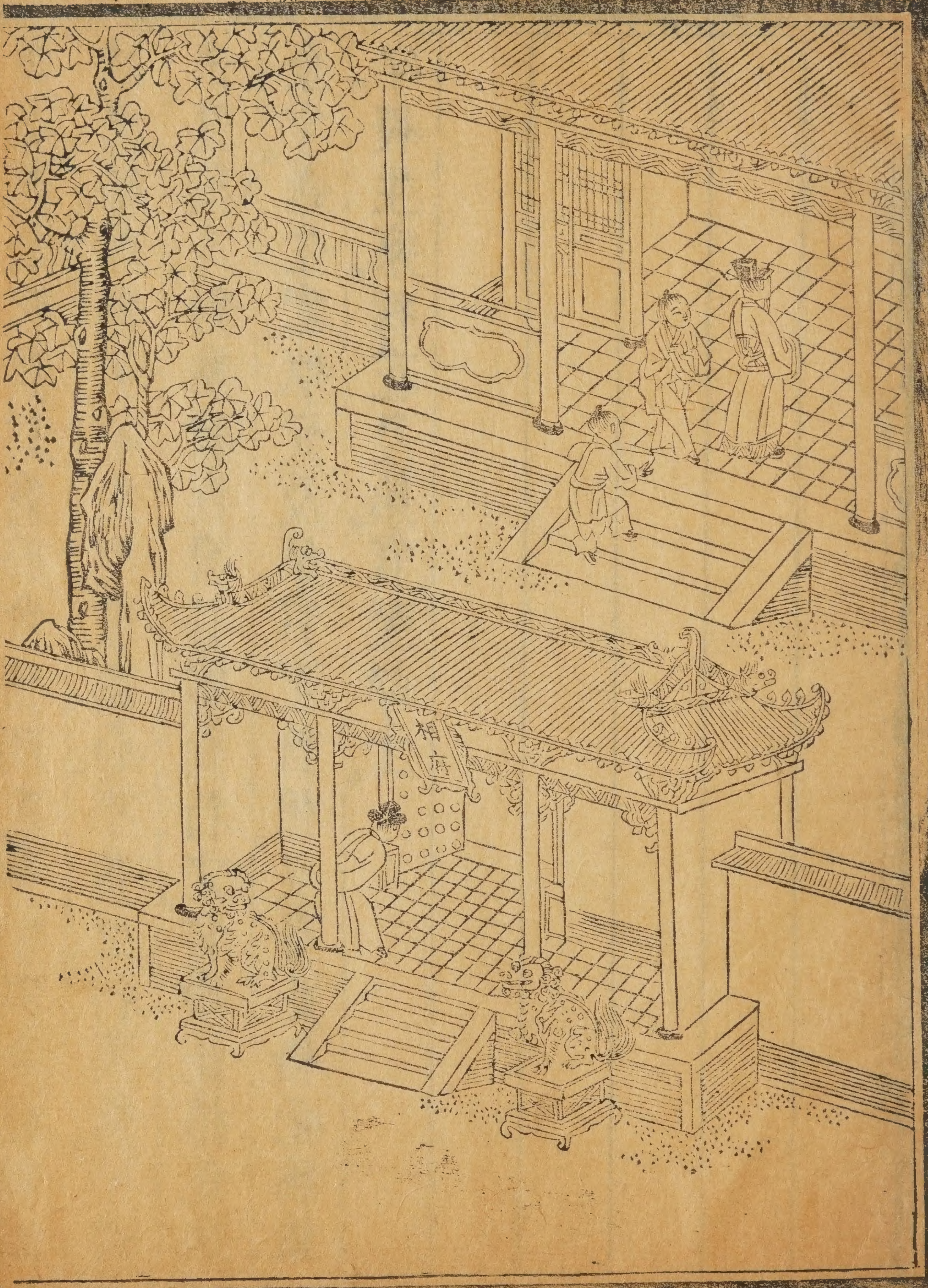
石中璞。江西人。刻感應篇一套八本。印千套。貯樓上。隣人常夜見紅雲疊繞。忽一夜見火光四射。隣人恐災及已。向璞言之。璞疑有精怪作祟。懇張眞人書符鎮壓。眞人命法官乘夜往視。曰。非邪氣。乃祥光也。爾家其大昌矣。但不知何脩至此。璞告以刻感應篇。現在樓中。法官勸其急散。後家道興。數萬金。三子俱貴。

豈不從陰騭中得來者哉

〔箋註〕人患不能積陰騭耳何患所求之不得耶如陰騭浩大貧者可富賤者可貴疾病之必死者可痊兒女之將絕者可育耳目之聾瞽有年者可借醫以治其壅障壽數之短促已定者可造命以令其延長俱從陰騭中得來者哉斯言誦之可當棒喝。

豈不從陰

顏公茂猷。福建人。生平以造萬世太平爲念。隱德甚多。不可筆記。著廸吉錄。編以一心普度。兆世太平。凡八卷。欲度盡天下人。挑剔危微。助天闡教。讀其書而悔過遷善。學道成真者。不知幾百萬人也。崇禎甲戌會試。作五經題。主考驚其才。疑違式。不敢拔。放榜後奏於朝。上大喜。特賜進士。列鼎甲前。遠近傳者。稱爲天子門生。一道人聞之曰。是陰騭進士也。


相府

費文憲公宏。其封翁於會稽陶家。得聖靈眞君。所傳功過格。內偈云。不出門。救萬命。不費財。行萬善。不假法。渡萬人。封翁披閱喜甚。寶而行之。嘗夢此格化爲金字。遂生宏。狀元及第。官至首相。又夢此格化爲銀字。復生寀。探花及第。官至學士。